



编者的话

我们都曾是小孩，拥有最纯粹的爱与最简单的快乐。长大后，世界变得复杂，脚步也愈发匆忙。但不管如何奔波忙碌，请不要忘了：那个曾经的小孩，那个住在心底的最真、最勇敢、最懂得去爱的你，不要让他(她)走远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在时光褶皱里奔跑

李悦洋(32岁)
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博士后

她曾经是个孩子——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。她哭泣的时候，爷爷会蹲下来，轻声对她说：不哭，你是爷爷的心肝肉。她想起这话的时候，仿佛仍能感受到爷爷宽厚的掌心 and 那令人心安的温度。

如今她 32 岁了，过去不可想象的年龄。每天在北京的地铁上，和无数面无表情成年人一样，奔波在这个拥挤城市的一隅。不知不觉——这是她对长大的感受——怎么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呢？

过去她有很多幻想，像一头自由的小马驹。她渴望环游世界，热爱奔跑和多巴胺。她甚至幻想有一天，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。儿时的她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她的家人们守护着她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，从未有人告诉她：其实你很普通，未来的生活也终将平凡。

也许是 15 岁那年，那一年她离开了家乡求学，也曾在黑夜中因为想家偷偷哭泣，但她告诉自己已是大人。还是在 18 岁呢？那个参加完学校成年礼便走向高考考场的年轻人，她也说不清楚，就仿佛一转身，她就成了那个不再嬉笑奔跑的孩子。

她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步，那是她过去热爱的运动；她也不再羡慕那些可以周游世界的年轻人，只是偶尔会买上几本游记；她听着小孩子的笑声，偶尔想念起自己还是小女孩的日子。

这些年里，她曾经深夜独自一人在实验室，看着时钟一圈圈走着，发誓毕业一定要痛哭一场；她也曾抱着她所爱之人的臂弯穿过花门，成为了一个幸福的妻子；她经历了分娩之痛，满是汗水与泪水时，收到了祝福：如今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

她成为了大人，成为了过去无所不能的父母的依靠，出嫁时搂住爸爸宽厚的肩；她整理好账单，精打细算起生活，学会了理想与现实的取舍；她学会了做饭，贴上被刀划破的伤口，学会了像奶奶和妈妈一样打理琐碎的生活；她成为了母亲，极度困倦中看过无数个清晨与黑夜，不分昼夜地哺育和爱抚着另一个生命。

她是千千万万的女儿的缩影，也是无数个女人中的一员。这一刻她知道，原来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。

乳腺炎发烧的时候，父亲会像过去一样一遍遍摸着她的额头，直到确定好转才放心地睡下；下班时遇到大雨，她铁站口她看到母亲披着雨衣等她，当她像儿时一样地钻进自行车后座的雨衣里，妈妈身上的桃花香混着雨水的味道，让她感觉像是穿梭了时光；她仍会在午后和 90 岁奶奶说着悄悄话，感叹着这些年爷爷去哪了，时间都去哪了。

如今，她在实验台前的双眸清澈，对未知的真理依旧充满着期待；会在出租屋里放上一瓶又一瓶的鲜花，周末为家人精心准备一桌饭菜；会在儿子熟睡的深夜听着他均匀的呼吸，感慨着生命的神奇；她看着儿子睫毛在黑暗中开合如蝶，想起老房子里的时钟的滴答声——原来，我们都是时光的人质，又被爱养成永恒的稚子。

她知道，在爱她的家人面前，她是永远是那个孩子——恒温箱里的菌株突然绽放成星云，恍惚间瞥见羊角辫女孩在时光褶皱里奔跑，发梢系着那所有未完成的远方。

刘 鲁(27岁)
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生

麦田站在迷宫中央，望着四周。作为全球明星探险家，他曾穿越亚马孙雨林，攀登过喜马拉雅山脉，甚至在撒哈拉沙漠中独自生存了 21 天。但此刻，他找不到出口了。他抬头望向天空，想通过太阳判断方向，却发现天空像用蜡笔画上的一样——那红彤彤的太阳一圈又一圈，像大树的年轮；白色的天空映衬着淡蓝色的云朵，蓬松得就像小朋友爱吃的棉花糖；几只认不出品种的彩色小鸟，头大身子小，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又落在迷宫里的树枝头。不知何时起，在探险界到处流传着“迷宫之国”的传说，那是一个隐藏在现实世界边缘的神秘国度，这个国度由无数迷宫构成，无数探险家前仆后继来到这里，却鲜有人走出。以麦田多年探险的经历，他感觉到现在形势不妙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拿出笔记本，开始绘制走过的路线，并把没走过和要走的路线用细线记号标记出来，然后一丝不苟地按照详细规划寻找出口。3 个小时后，麦田又回到了起点。他恨恨地踢了一脚地面，扬起一阵尘土，忽然发现远处有个人影。

杨安楠(26岁)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芭比娃娃。她们穿着亮闪闪的小裙子，脸上总挂着不变的微笑，像是永远不会老去的大人。那时候，我总觉得，她们活得比我还认真。

三年级那年，我开始真正“养”起这些娃娃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写完作业，我便钻进自己的小天地，用牙膏盒做沙发，用快递纸箱做衣柜，用橡皮筋当作她们的腰带，甚至还用小勺子为她们“煮饭”，装在橡皮做的小盘子里。为此，我用悠悠球和我的同桌做交换，换来了他所有厨具形状的橡皮。我和最好的 3 个朋友，每人负责几个娃娃，我们给她们起名字，安排她们当动物医生、教导主任以及远洋水手，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个朋友带来一个王子。王子的五官很标致，长得像《白雪公主》《长发公主》《灰姑娘》里的男主角，一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排这位王子的故事情节，只能轮流让他和其他的芭比娃娃组成家庭。最后，我们请王子下次不要来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把自己的憧憬与疑问，统统塞进那个微型世界里。我们用娃娃的嘴巴说话，又用她们的脚尖走路。我们在芭比娃娃的世界里，扮演着“大人”。

那时的大人，对我们来说，是一种既神秘又温柔的存在。大人会早出晚归，会穿高跟鞋，会背皮包上班，但也

曾经是小孩

包鑫(27岁) 泰山科技学院教师

网上有一个“大象滑梯粉丝团”小组，我加进去后，也分享了一个童年时期的大象滑梯。很多朋友看了照片，感到惊奇，说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岩石大象滑梯。有几位朋友联系我，要去我的家乡拍照打卡。他们说，大象滑梯是我们的时光机，长大的我们从上面滑下来，就回到了童年。他们打算打卡各个角落的大象滑梯，去看看其他人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。

当他们来到我的家乡，站在河边的大象滑梯前时，其中一个叫陈诗的朋友说，有一种瞻望神庙的崇高感。相比于这座石凿滑梯本身，也许他们对背后的故事更感兴趣——

记得是一个 5 月的早晨，薛琪兰老师弹着钢琴，我们在讲台下跟唱，“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……”门口开过来一辆白色面包车，校长从后座拉开车门迈出来，拍了拍薛老师的肩膀，对我们摆摆手。我们停止了歌声，薛老师的手指还被音符拽着，直到演奏完毕才转过身。

校长告诉我们，要带我们去镇上打疫苗。听罢，屁股一侧立刻就有痛点。他一再鼓励，一再表扬，还是没有愿意去，就拽起第一排的我往车里塞。我连连后退，吓得大哭，从车与墙的窄缝里逃跑

会在饭后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，笑声轻柔。我们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也会那样，于是先让芭比体验一遍，好像那样，成为大人就不那么遥远了。

渐渐地，娃娃越买越多，两个、3 个、4 个、5 个……我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：两个、3 个、4 个、5 个……但并不是每个朋友都和我一样热衷于“过家家”。有人开始喜欢打羽毛球，有人喜欢练书法，还有人爱看电视里的偶像剧。我们渐渐不再每天聚在一起玩娃娃，连我也开始觉得，那些娃娃似乎有点无趣。然而，在生日许愿时，我仍然真诚地希望拥有 100 个芭比娃娃，她们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，这个愿望像一颗种子，埋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2008 年的新年，我又许下了一个新愿望：成为一名玩具设计师。这个愿望不再是单纯的拥有，而是创造，是希望能够为其他人带来快乐。

初中那年，我的娃娃被妈妈装进一个纸箱，连同我用易拉罐做的小凳子、用塑料瓶盖做的汤锅一起，被搬到了家中院子的一角。妈妈说，房间太乱，先收起来。那年我开始补课、写周记、参加竞赛，时间像一阵风似的，把我从芭比的世界里吹了出来。

纸箱放在院子的角落，最开始我还会偶尔去翻翻，像是怀念一场还没来得



视觉中国供图

大象滑梯(小说)

我回家告诉爸爸，什么时候去镇子记得叫上我。我向他描述大象滑梯，他说，他没滑过，也从来没有在镇子上见过。我说，因为你们不滑滑梯，自然不会关注，但并不代表没有。他说，他们儿时都是滑石头，河边那块巨大的花岗岩就是天然的滑梯。

那块石头是我们村的晾经石，相传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归来，途经一条大河，被一老鼋掀翻进水，经书尽湿，后来在我们村的那块石头上晒干的。时至今日，还能模糊地看到印在石头上的经文。我们常常在上面玩耍，只不过石头临河，又陡又滑，只要一坐上去，就会不受控制地滑入水中，还是有点危险。

“然后，你爸就给你打造了这么一个大象滑梯？”陈诗指着面前的晾经石说。

“对。过了几个月，没等来学校组织打疫苗，就我自己从山坳口翻山去镇上，到天黑都没有走到。父亲晚上去镇派出所接的我，后来他和我说，那天我已经快到隔壁县了。我在派出所问警察叔叔，我说镇上的那个大象滑梯在哪，能不能带我去滑滑。他们说从来没有见到过。”

麦田的呼吸变得急促。他赶忙翻找着背包，从夹层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：那是他给这颗星球拍的照片，虽然那颗星球在照片里有些模糊，但麦田还是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，照片的背面写有“我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探险家”。他把照片对准那颗“悟空”星星，陶醉在童年的回忆之中。这里仿佛不再是迷宫之国，而是让他感到安逸、熟悉的家乡。这时，一道亮光出现在不远处——那是一扇巨大的拱形门。

北斗七星的勺柄处，一颗流星正缓缓划过。麦田闭上眼睛许愿，就像 7 岁那年一样。当他再度睁眼时，整个迷宫正在星光照耀下变得透明，树篱化作流动的银带，小径延伸成发光的溪流，而远方的那扇门，门上挂着的锁孔形状恰好是北斗七星的图案。

麦田十分激动，随着溪流般的小径来到那扇门前。在那里，他碰到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小姑娘。

芭比娃娃静静地躺着，金发纠结在一起，有的甚至失去了四肢，曾经灿烂的笑容已被模糊、破损的轮廓取代。她们的模样让我想到有些“大人”——被生活的压力与社会的期待所裹挟，个性被逐渐磨平，梦想在沉默中消解，最终活成了千篇一律的模样。

在这片废墟中央，一棵淡粉色的小花静静摇曳。

那是我的童年，被时间风化，却依然顽强地存在着。我小心翼翼地拾起一个没有头的芭比娃娃。曾经，它是我的公主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梦想；现在，它只是一个破损的玩具，一段逝去的记忆。

我把她们一一拿出来，轻轻地擦拭，想让她们感受到我的怀念与歉意。她们不再漂亮，却更真实。那些我在她们身上幻想过的生活——学习、工作、旅行，竟有不少早已成了现实。有趣的是，当年那个把芭比当作未来蓝图的小女孩，如今也成了芭比口中的“大人”。

只是，真的长大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大人的世界远比我们那时编织的芭比剧本要复杂得多。没有那么多时间喝茶聊天，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晚餐，更多的是清晨的通勤，争吵过后的沉默，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。那些褪色的娃娃，不只是年久失修的塑料玩具，更是我童年时期对生活最初的幻想，是我试图描摹未来的画

笔。她们被时光风化，被现实尘封，就像我们心中那个最初渴望成为的大人，已经渐渐模糊。

可即使如此，我还是感谢她们。正是因为有过那样一段时光，我才能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，始终保留一丝幻想。就像我小时候喜欢给芭比设计“日常生活”，现在我也会规划日常的仪式感。哪怕只是在周末傍晚做一顿好吃的饭，点一盏温暖的灯，或是为自己买一束花，像是当年在玩娃娃时，为她们盖上一条小被子，说一句“晚安”。

这些年里，我换了城市，换了爱好，换了生活节奏。但每当夜深人静，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个坐在地板上，一边缝娃娃衣服、一边自言自语安排“明天去上班”的自己。那是我最早扮演大人的时刻。

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如果未来我有孩子，等她们长大了，她们会不会也用某个玩具，去模拟那个尚未抵达的世界？她们又会不会像我一样，某天在整理旧物时，看到那些玩具，突然鼻尖一酸，回忆起那段用童年温暖包裹的幻想？

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角落，住着小时候“扮演大人”的自己。那个我们以为是游戏的阶段，其实是对生活最诚挚的试探，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向复杂人生发出的一次温柔练习。

如今我真的成了大人，也走得越来越远。但只要闭上眼睛，我仍然能看见那群曾陪我走过童年的芭比娃娃，她们穿着褪色的裙子，站在阳光洒落的地板上，对我微笑，仿佛在说：“哇，恭喜成为大人，你现在的样子，真美。”

东湖是 大一点的童年

孙超杰(32岁)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

我时常会想起幼年的我，经过漫长的追逐，终于抓住了一只野兔。不过在同伴簇拥过来的慌乱中，它还是从我指间溜走了。这只野兔，在我日后的回忆中，越来越像是我的童年。虽然溜走了，却在我指间留下了柔软、光滑与温暖。

童年的学校，在村子外一公里的地方，门口写着“人民教育人民办，办好教育为人民”，周边是广阔的麦田，延伸到我们无法想象的遥远的未来。当时我一直觉得，麦田的边缘大概就是星空吧。村子里的孩童们，会约着一同起床、一同上学，背着妈妈缝制的书包，像马驹一样奔跑着。下雨天，我们就望着门外，期盼家人送来雨伞和胶鞋；停电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家拿蜡烛，在烛光下念诵九九乘法表。放了学，大家一起玩耍。丢手绢，这“手绢”往往是用随手摘来的嫣红色野花代替。大一点的孩子或许已萌生了情愫，把这朵“嫣红”放在异性的身后，等待着他的发现，等待着他向自己追来。一直到夜色突然来临，我们才会结束这场游戏，把“嫣红”弃置在暮色中。因为我们明天还会再次相见，所以谁也不会觉得那朵花寂寞无主。

童年的学业，常常会被农忙打断。因为老师们同时也是农民，我们需要去帮忙。后来从县城来了一位年轻老师，他不许我们再去田地里帮忙，每天早晨带着我们跑步，跑遍了整个村子。他的家就在办公室里，窗下的书桌上堆满作业，离作业不远处是一张小床。床铺虽小，却有一张很光鲜亮丽的床单，上面绘着各种小动物，小猫和小狗并排坐着，看向远处湖泊上的月亮。老师临走时，教给我们一首叫作《萍聚》的歌，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音乐课。我们虽然不懂歌词的含义，却能感觉到悲伤在环绕，并且从窗户中绕出去，停落在广阔的麦地上。

童年是一瞬间结束的。村子里的人陆续外出打工，我父母当然也在列，他们临走时总会给我带回一个新书包。不知什么原因，我的腰上长满了疥疮。我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只觉得自己肯定快要去世了；而我的父母并不在家，那个新书包是什么样子，我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了。叔叔骑着摩托车带我上街看医生，在一片暮色中我看到麦田迅速地后退，所有的一切都转瞬即逝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意识到我的童年结束了。

很多年过去，我离家求学，毕业后又在异地工作。但还是会觉得，我仍旧坐在叔叔的摩托车上，晚风呼啸，周边的风景和人迅速后退，一切都转瞬即逝不可捉摸。我工作的地方临靠东湖，是一片巨大的水域，比我童年时期的麦田大得多。我时常觉得，东湖是更大一点的童年。我在东湖边，看着波浪的升起与降落，看着晨光的灿烂以及夕阳的浪漫，童年里所有的灼灼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影。当然我也知道，我的童年已永久地逝去了。村子里玩闹的孩童不再认识我，他们也不再玩耍丢手绢，地面上的“嫣红”随着我的童年、我的青春和幻想，一起离开了。我站在曾经的那片空地上，回想我是不是也曾把那片“嫣红”放在某个女孩子的身后，她有着怎样的眼睛和衣角呢？



最后一个夜晚。